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真宗封征遼功臣

遼太子既返國去，次日，真宗親擬封職。宣六郎進殿，面諭之曰：「卿父子破天門陣，建立大功，未及升職。今又有平定幽州之勳。朕將旌表以酬卿也。」六郎頓首言曰：「上托陛下洪福，下賴諸將效能，於臣何與也。」帝曰：「卿太謙矣，朕自有定議。」六郎拜命而退。是日，遂下敕旨，封六郎為代州節度使，兼南北都招討。封楊宗保為階州節度使，兼京城內外都巡撫。楊延朗以取幽州有功，授秦州鎮撫節度使。授岳勝為蘇州團練使。孟良為羸州團練使。焦贊為莫州團練使。陳林為澶州都監。柴敢為順州都監。劉超為新州都監。張蓋為吳州都監。管伯為媯州都監。關均為儒州都監。王琪為武州都監。孟得為雲州都監。林鐵槍為應州都監。朱鐵棒為寰州都監。丘珍為朔州都監。丘謙為雄州都監。陳雄為蔚州都監。謝勇為鳳州都監。姚鐵旗為壽州都監。董鐵鼓為潞州都監。郎千為瓜州都監。郎萬為舒州都監。八娘授銀花上將軍。九妹授金花上將軍。古時舊制，有封女將為將軍者。淵平妻周氏封為忠靖夫人。延嗣妻杜氏封為節烈夫人。穆桂英以下十四員女將俱封為訓命副將軍。其餘有功將士，俱皆封賞有差。

次日，六郎詣闕謝恩，奏曰：「荷陛下恩賜，部眾爵祿俱已發遣赴任。但臣母年高，欲奉數時薪水，乞陛下寬有限期，不勝感激之至。」帝曰：「卿能養親以盡孝道，可以風勵天下為人子者，朕甚喜焉。唯俟再擬期限就職。」六郎拜謝，退歸無佞府中。岳勝、孟良、焦贊等俱在府中俟候。六郎召岳勝等謂之曰：「今聖上論功定賞，授汝眾人之職，恩典隆矣。且幸干戈寧息，國家清平，各宜赴鎮，以享爵祿。上耀祖宗，下酬己志，毋得違誤官限。」岳勝等曰：「小將俱賴將軍威名，建立微功。今蒙聖上授職，實不忍離帳下而去。」六郎曰：「此君命所在，離別之情有難言也，但汝等可將本部軍人查點，願隨臨任者，則帶同行。不願者，賞以金銀，著令回家生理。汝等赴任之後，各宜據忠報國，施展奇抱，不枉為一世之丈夫也。當亟赴任，勿萌私念，以誤限期。」岳勝等俱拜辭退出。行營間軍人願從者即同之任，不願者隨憑回鄉。其軍人願回鄉者一半，岳勝等俱各赴任去了。惟有孟良、焦贊、陳林、柴敢、郎千、郎萬六人在府俟候六郎起行。孟良曰：「今岳勝等俱各赴任去了，三關寨上守護軍士未知消息，將軍惟遣人調回。」六郎然之，即遣陳林、柴敢、郎千、郎萬前往三關調回守軍，吩咐將積聚鎗重，載歸府中。陳林等領令去訖。

是時九月，萬里長空一清如洗。六郎月下散步，仰望雲漢，追憶部下昔日患難相從，今日清平俱皆不在，遂口占詞調一闋：長空如洗，碧玉盤，輾轉寂寂。忽樓頭幾個征鴻，悲聲嘹唳。欲往鄉關，何處是，水雲浩蕩南北，只修眉一抹有無中，遙山色。

天涯路，江上客。此心此情，依依報國。昂藏丈夫，不忘疆場裹革。欲待忘憂，除是酒。奈杯傳盡，何曾消得。挽將江水入樽壘，澆胸膈。

六郎吟罷，乃入室解衣就寢。忽聞一陣狂風大作，風過之後，似有敲戶之聲。六郎慌忙啟扉視之，恍惚見一人立於簷下，乃其父也。六郎大驚，拜曰：「大人緣何在此獨立？」令公曰：「我有一事語汝。今上帝因吾忠義，敕為鑿司之神。此已慰吾心矣。但骸骨拋撇他鄉，汝可令人取歸，葬於先陵。」六郎曰：「爹爹何為又發此言？十數年前孟良曾於幽州紅羊洞中取回，已葬殮矣。」令公曰：「汝不知蕭后奸計，惟問延朗便知端的。」言罷，化一陣清風而去。六郎癡呆了半晌，似夢非夢，將近三更。

俟至天明告知令婆，令婆曰：「可喚延朗問之。」須臾時，喚得延朗到來，將六朗夢中之事告之。延朗驚慌言曰：「因事匆匆，兒實忘之，未曾告稟母親得知。蕭后昔日得父骸骨，懼我宋人來盜，乃把一付假骸骨藏於紅羊洞中。真者留於望鄉台，謂吾父英勇，置此以為威望之神。往時孟良所得，乃是假的。此台上才是真的。今日乃吾父顯聖，托此夢於六郎也。」令婆曰：「北番今已歸降，令人取回，有何難哉。」六郎即召孟良入府謂之：「吾有一件緊要事勞汝幹來。」孟良曰：「將軍有何差遣？小將願往，安敢言勞。」六郎曰：「吾父真骸骨，蕭后藏於望鄉台上。汝今竟往彼地取之，卻要黑夜盜。若明使遼人知之，彼又將假骸骨換了。」孟良應聲曰：「向者地殊國而人異主，吾尚能取回，何況今日一統。」六郎曰：「汝言雖是，爭奈遼人謂吾父骸骨靈聖，彼地鄉民必竟嚴守，汝去還當仔細。」孟良曰：「將軍放心，但無捕緝便罷，若有時節，消不得一斧。」言罷，慨然而行。適焦贊入府，只見眾人紛紛私論，贊曰：「汝眾人在此曉曉，本官將有甚事？」眾人答曰：「侵晨本官吩咐孟良前往幽州望鄉台上取令公真骸骨去了。我等正在此歎息，孟良真有才能。」焦贊聽罷，跑回行營。自付道：「孟良屢與本官幹事，我今兼程而進，先到那裡取回，卻不是我之功？」遂整行囊，竟往幽州去了。此時楊府無一人知之。

卻說孟良星夜行到幽州，當日將近申時，扮作番人，竟到台邊。只見有五六個守軍喝曰：「汝是何人？來此亂走。」良曰：「前日太子歸國，我等護送，未曾遣回，故來此各處瀟灑。何謂亂走？」守軍信之，遂不提防。及至一更，悄悄上台，果見一香木匣盛著一付骸骨。孟良遂解下包袱，將木匣裹了，正背起來，不想焦贊躲在背後，一手拖往包袱，厲聲曰：「誰在台上勾當？」孟良慌張，只道是捕緝之人，抽出利斧望空劈擊，正中焦贊腦門，嘿然氣絕。孟良背了包袱，走下台來，並未見些動靜。自思捕緝豈止一人，才聞聲音，卻似焦贊一般。遂復上台，撥轉屍看，大驚曰：「果是焦贊！」乃仰天歎曰：「今為本官幹事而傷本官幹事之人，縱得骸骨歸去，亦難贖此罪矣。」道罷，竟背包袱走到城邊，已是三更，恰遇巡警軍人提鈴來到。孟良捉住問曰：「汝是哪裡人氏？」巡軍大驚，見孟良是南人說話，乃曰：「我非遼人，乃宋之屯戍，因犯軍法逃走過遼，充為巡軍。」孟良亦見是南人聲音，遂曰：「汝肯還鄉否？」巡軍曰：「如何不肯還鄉！只因無有盤費，淹留於此。」孟良自思亦是本官之福，遇著此人，遂解下腰間銀包遞與巡軍言曰：「我送汝一場富貴，今先將此幾兩銀與汝作路費還鄉。汝直背此包袱往汴京，送入無佞府中，付與楊郡馬，自有重謝。」巡軍曰：「楊將軍在太原時，我曾跟過他來，領尊命，我就送去。請問閣下高姓貴名？」孟良曰：「休問名姓，到府自然曉得。即刻就要起行，若不去，我或先到汴京，隨即差人捕汝，重加刑罰。」巡軍曰：「說那裡話，受人之托，必當忠人之事，豈有不去之理。」言罷，良將包袱交付，再三叮嚀，忙忙回到望鄉台上，背著焦贊屍首，出了城坳。乃拔所佩之劍，連叫數聲「焦贊焦贊，是我害汝性命。不須怨恨，我今相從汝於地下矣。」遂自刎而亡。可惜三關壯士，雙亡番北城坳。有詩為證：

昔奮雄威莫敢當，今朝為主繼相亡。

狼烽寧熄回頭早，兩個英雄夢一場。

有詩單贊孟良云：

社稷悲雄劍，肝腸裂鐵衣。

誤傷同伴侶，慷慨刎相隨。